

曹靖华译著文集

第四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曹靖华译著文集

第 四 卷

责任编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河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360 千字

1991 年 月第一版 1991 年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00,000 册

ISBN 7-301-01486-4 I·243

定价： 7.00 元

第 四 卷 说 明

《城与年》作于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九月,译完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海骆驼书店初版,一九五〇年四月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印,一九五四年八月,三联书店及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再度重印。

译者曾于一九五八年对译文作了全面校订,但校订后,未能出版。这次收入《文集》的就是这一未能面世的校订本。在收入《文集》时又根据苏联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作了部分订正。

鲁迅博物馆提供阿列克谢耶夫插图和鲁迅一九三六年为《城与年》插图本所题文字的说明,谨致谢忱。

目 录

城与年	(1)
普及本原序..... [苏联] 科列斯尼科夫	(3)
城与年	(13)
小说收场的一年	(15)
演 讲	(15)
书 信	(17)
移案的方式	(21)
一九一九年	(23)
彼得堡	(23)
战壕教授	(31)
康拉德·施泰因	(42)
兵临城下	(46)
线 团	(62)
一九一四年	(81)
爱神的离心机	(81)
实在说, 世界大战何时开始的	(90)
DICHTUNG UND WAHRHEIT	(99)
花	(117)
离开本题	(128)
传说—谣言—故事	(128)

石侯爵夫人	(134)
脚步更坚定了	(147)
罗尼小姐寄宿学校	(154)
一九一六年	(162)
民 军	(162)
七湖公园	(175)
还是花	(189)
逃 亡	(212)
一九一七年	(235)
封·兴登堡元帅想到什么人呢？	(235)
人要这贫乏的岁月何用呢？	(245)
费多尔·列片丁	(257)
有伤大雅的小文章	(269)
一九一八年	(275)
路	(275)
没有白的和黑的	(298)
浆果	(312)
芬兰民族的民族性	(337)
一九一九年的第二章,本章在第一章之前	(344)
塞米多尔的星期六	(344)
列片丁的结局	(367)
生平第一次	(384)
重 逢	(404)
梦	(411)
一九二〇年	(427)
画套揭去了	(427)

新 地	(430)
咱们两清了,斯塔尔佐夫同志	(435)
译后记	(442)
作者自传	(452)
关于小说《城与年》	费定(460)
《城与年》插图本小引	鲁迅(473)

城 与 年

苏联 费定著

К .А .ФЕДИН
ГОРОДА И ГОДЫ

据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8 版订正。

普及本原序

〔苏联〕科列斯尼科夫

《城与年》，“在这些奇异的、惊心动魄的年月里，我们还没来得及从这一小时里醒悟过来，另一小时又把我们撞倒了。”费定在这部作品里，描绘了战争与革命的年代。

这个线球，在读者面前疯狂地旋转着展开来。第一章是“小说收场的那一年”。这一章写作品主人公之一——安德烈之死。这之后，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九一九年来到彼得堡的活的安德烈。接着是一连串读者弄不清的事件。安德烈带着一封读者所不知道的的信，到了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人家里。一位神秘的施泰因的出现，不仅使安德烈惊恐万分，而且使读者也不寒而栗。后来安德烈在十字街头碰到一个奇怪的女人，这女人竟是他的妻子。

作者一跳就跳到一九一四年，从彼得堡跳到埃朗根，从俄罗斯跳到德意志，这么一来，完全把读者带入迷魂阵中。

在那里又是头两章里的那些人物。就是第一章里枪杀自己挚友安德烈的那个库尔特。施泰因就是封·舍瑙中尉。取丽塔地位而代之的是安德烈的第一个情人玛丽小姐。

总之，一九一四年是这部小说的开端。如果从这里开始读，一切事件就依次展开了。

富饶的、一模一样划成小方块的整个德意志，展现在我们面

前。在那里，“生活——这就是不要破坏和谐”的那样的德意志啊。

在这里，人们每天在一定的时间，都到罗泽瑙去纳凉。

男人们都把西服上衣一脱，把帽子系到背心钮扣上，拿着伞就走了。

他们刚迈第一步，就脱掉西服上衣，把帽子系到钮扣上，于是一切都在和谐所容许的节奏和韵律里行进了。

男人们是这样。

他们背后和睦地跟着妻子、女儿、岳母。都身穿白上衣，带着手提包和伞。

他们前边是儿子们：不戴帽子，穿着“罗伯斯庇尔”式衬衫，下摆束在短裤里。

战争的粗暴声音，闯入了德国市民恬淡宁静的生活：

“拿去，拿去，拿—去—吧！”

“号外！……”

“号……”

“……外！……”

“看吧，看吧！”

“哎—呀！……”

“我说过，我说过嘛！……”

“您看过了吗？”

“您呢？”

“您呢？”

战争把太平生活推翻了。战争把两个朋友——俄国人安德烈和德国人库尔特——变成了敌人。库尔特把安德烈看成“祖国”的敌人，同他绝交了。

战争一步步吞没了德国的和谐与幸福。

作者集中全部注意力，描写了战争的后方。他憎恶战争。“战争是搅肉机。”脚一登上开往前线的列车的那些士兵，在他看来都

是上断头台的人。

作者在这战争的恐怖里,用卓越的艺术巨匠的手笔,描写地主贵族德国的智慧,如何黯然失色了。

把那些反战的士兵们,都囚到一座寂无声息,死气沉沉的城堡里。有一天,从城堡里传来一声绝望的吼叫,从铁窗里伸出一双手,“在空中,在阳光下乱抓,忽而藏到铁窗里,忽而又伸到窗外来”,这印象在读者记忆里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表面上德国仍保持着自己过去的面貌。处处表现出模范的秩序。政府用尽一切方法使自己的国民在爱国主义的狂热里窒息。“供给消费者的全部产品,从药房的泻药,到鞍张铺的马套,都完全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外衣了。”可是在这些秩序后边,隐藏着日益激昂的反战情绪。

柏林放着活动西洋镜,“投十枚芬尼,你将目睹战争,”对于真正看见过战争的人,引起了强烈的反感。

通往充斥着断肢残体的医院小路上,竖着牌子,上边写道:

只准自行车通行。

只准徒步通行。

只准骑乘通行。

可是不准一个人到那里去,因为不能让“和平”的德国人看到真正的战争。

可是在音乐会上表演“最近改良整形术”,表演“膝以上截肢,骑自行车上下楼梯”,“截去手腕的残肢表演打字”,“肘以下截肢的残肢使用铲、斧、耙、锤、刨及锯”。

德国真是发明创新的能手啊!千千万万的工厂主,在战争中都发财了。可是被毒气侵害了眼睛的士兵们都醒悟了,饱经忧患的妇女不再忍受了,革命在德国爆发了,疯狂的群众把城堡捣毁

了。

作者强有力地表现了战争的可怕,但是不曾把革命的全部力量显示出来。革命似乎轻轻地滑过去,退居到不关重要的地位。作者仿佛有意从一个小城的窗口来表现革命。德国十一月九日的事变,表现在比绍夫斯堡,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安德烈回国时,却遁入辽远的像塞米多尔那样的城市里。当安德烈来到大城市,他首先看到的是饥荒与破坏。

安德烈来到莫斯科,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多么可怕的画面。

“人们像一群可怜的幼蜂,拥在篝火周围”,“一个半裸的女人,吊着两只空布袋似的乳房,在捉破衣服上的虱子”,“产妇在小土屋里大声喊叫,害伤寒病的人在三轮车下说胡话”。

“跨过灌了石灰的尸坑,越过水陆两宜的蔓草似的断体残肢,透过哭泣,叹息和呻吟,沿着散布死亡的大地——这是通向生的道路。”

革命后的莫斯科,这是“在教堂的穹窿下,慢慢消失的驼背的身影;污水和垃圾堆上的癞皮狗;路上的死马;从人跟前,从废墟前,跨过兽尸和碎石堆,大声叫着,骂着赶着马车的马车夫……而这一切之上,是遮天蔽日,对将亡的莫斯科发出哀鸣的密云似的乌鸦,莫斯科却在蜷曲土岗上,发出最后的喘息。”

作者的这段描写,充满着可怕的绝望。作者敏锐地观察到战争的缺陷,这是他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用贫困与饥荒的琐碎细节,掩盖了革命,表露出同路人作家的目光短浅,不理解阶级斗争的深刻意义与革命的伟大。

破坏,死亡,埋葬——这是作者心爱的题材。安德烈到司令部领取委任状,在那里首先遇到的是一口棺材。马上那位大学教授就死了,接着就是出殡和墓地的描写。对人生非常乐观的列片丁,

竟被残暴的匪徒绞死了。安德烈自己也死在朋友库尔特手里了。而安德烈给玛丽写的信给死人写信的味道。

无怪乎对于死的感觉,是安德烈体验到的最好感觉。

每秒钟在死人,每一处凹地都是死人,每一个坑都是死人,每一根柱子上都是死人,拐角处是死人,直路上也是死人。

对于死于破坏的敏感,在这部作品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战争的可怕,而革命在这里却显得非常暗淡。

费定对革命的感受,是害怕血弄污自己的手的知识份子的感受。他承认这血,崇拜它,但却害怕它。代表知识分子阶层对革命关系的典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安德烈,成为本书的主要人物,这并不是偶然的。他对自己说:“我一生都尽力想站在中心的位置。你明白,我想叫世界上一切事都围绕着我发生。可永远总是把我冲开,把我冲到一边去。”

所以把他冲到一边去,是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过于集中到个人身上了。安德烈的全部生活,就是在追求个人的幸福。战争、革命,这一切都从旁溜走了。参加剿匪,也只是忘却自我,避免思考的一种手段而已。

禁锢在个人狭小的圈子里,他把自己葬送了。

“不用慌张。没有必要慌张。都过去了——那些年代都一去不复返了,而且也都用不着了,那些人永远也不会像从前一样了,永远也不会了,都过去了。到哪里去,反正不都是一样吗?到哪里去,能否到达,反正不都是一样吗?”

安德烈是不会斗争的。他不能理解革命,因为这对于他依然还是那种战争,而他是憎恶战争的。他不会主动,他是被动的,甚至在恋爱上都不是他主动的:是玛丽先到他跟前去,是丽塔先引诱他的。

这种被动,消极,只在个人的小圈子里追求人生的意思——是安德烈走到死路上的原因。作者在作品的末尾承认道:“啊,如果他身上沾过一滴血,如果他践踏过一朵花,那我们对他的怜悯也许会扩大为爱,也许我们就不会让他这样痛苦,这样卑微地死去!”作者这样对待主人公的态度,似乎是想把自己与安德烈区分开来。尽管有区别,但对于革命的理解,作者与安德烈是有共通之处的。安德烈成了这部作品的中心人物,这并不是偶然的。在这部作品里,革命居于次要的地位,这也不是偶然的。知识分子对革命的理解,成了这部作品的主题,而且这一主题贯穿了费定已往的全部创作,这些也都不是偶然的。

安德烈是这部作品中写得最详尽的人物,他是知识分子最显明的代表,但如果他死得过早,死得不自然的话,这部作品中的其他知识分子,不过都是些活尸罢了。

“现在咱们都成鬼肚子里的粥了。胃液在消化咱们,过后咱们就顺着肠子蠕动,顺着十二指肠、小肠、大肠、直肠蠕动。咱们就是这些玩艺儿啊。”谢波夫老头这样分析知识分子。

这部作品里的知识分子,都像“刨过的木板”,一模一样。

库尔特是与众不同的。他也是知识分子,但是处在另一种情况下的知识分子。封·舍瑙用最残酷的手段剥削过他。如果战争与革命期间,在安德烈生活中最大的是“爱”,那么在库尔特就是“恨”。这是他们两人截然不同了。这些年把往日的民族主义者库尔特变成了革命家,而从前走在库尔特前边的安德烈却叛卖了革命。

可是作者笔下的库尔特,也不曾摆脱知识份子习性。库尔特的友谊,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共产主义在库尔特的概念里,有一点无政府主义的意味。杀害安德烈的举动,太像恐怖行动了。共

产主义者对于背叛革命的安德烈,有别的办法。

作者似乎有意把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典型代表玛丽,当作一位女革命者。她首先冲入城堡,往自己的家门上挂起比绍夫斯堡士兵代表临时苏维埃的牌子,在进入市政厅的通行证上盖着自己的私章。但如果对玛丽仔细观察,那她的革命性是带着一种冒险意味的。玛丽不过是一个要如何便如何的任性、狂妄的姑娘罢了。

她小时候登上三尼峰,把旁边人的魂都吓掉了,她去找石侯爵夫人,陷到地窖里。她在寄宿学校里跟封·舍瑙中尉私奔了。最后,为了到俄国找安德烈,竟随便嫁给一个俄国士兵,而在彼得堡一见安德烈身边的丽塔,就突然消失了,她的消失像她出现一样突然。

在这部作品中占特殊地位的是封·舍瑙中尉的积极的反革命性。他肩负着自己古老贵族门阀的重压。甚至连他与玛丽恋爱,也是为了传宗接代。“我考虑到自己的民族,考虑到民族与我自己的命运,同玛丽结婚,对我就成了必需的了。”他感到过去的重担压着他。“像我,我们祖父,曾祖父,历史早已替我们决定了。”他中了妄自尊大的邪魔。他收买了库尔特的画,他希望库尔特一旦成名之后,他将成为一个伟大画家的庇护者。他热中权势,想做领袖。他是“比绍夫斯堡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最感到优越的地方,就是穿那身笔挺的制服。这个典型的德国军官,这个在马路上遇到不会敬礼的士兵,当场训斥的德国军官,他与千千万万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从后脑窝到右耳上,有一道亮光光的粉红伤疤。

在这部作品里,与所有的人都合不来的这位军官,通过玛丽与他们联系起来。玛丽是他进入这部作品的一道桥梁。轻佻、狂妄的玛丽,爱上了这位专横的侯爵军官。可是当她一遇见安德烈,玛丽就把那位军官当作外人了。

侯爵军官的孤独,有一种被命运注定的东西。应当替他传宗接代的玛丽,也离开了他,封·舍瑙只剩下一个冠冕堂皇的爵位了。

作者对这位老贵族的后裔很感兴趣。他施展自己的才华,着力刻画这位贵族内心的愚钝和渺小。作者对封·舍瑙的审判,是对即将灭亡的封建主义的审判,是对打着帝国主义旗帜的穷兵黩武之辈控制的德国的审判。

但是作者成功地描绘了妄自尊大的邪恶的侯爵,却没有用同样的表现力与说服力刻画真正的革命者。

费定笔下革命家的典型是失败的,像他不善于描写真正的革命一样,他不曾刻画出活生生的真正的革命家。这些革命家在他笔下,也都退居不关重要的地位了。他们都成了次要人物,在一两章里出现一下就消失了。

作品中唯一的一个工人就是迈尔工长,他在反战示威游行时,坚守自己的岗位,因此得到厂方的嘉奖。诚然,几年后,他因反战而被捕了,但读者并不知道他的转变。

塞米多尔的革命者,诸如戈洛索夫、波基森等,都描写得苍白无力。对安德烈满口讲革命天职的军代表,也是粗线条的公式化人物。

费定很少写无产阶级,但是他细微地描写了把革命局限在爱国主义狂热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作者有声有色地描绘了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人物——合唱之友社社员,理发匠保罗·亨宁。他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大谈革命的意义及社会主义的伟大,但同时又代表理发业公会及合唱之友社,对萨克森王致欢迎词,过后,他怀着狂喜的神情,对朋友们述说国王如何同他握手,如何称赞他的嗓子。

保罗·亨宁就是惯于在左的言辞下作恭顺奴才以及在帝国主义面前卑躬屈膝的社会民主党的化身。

在这部作品里,农民所占的地位也很小。书中的一群农民也都是没有个性的。不过,他们之中也有一个有声有色的人物,那就是列片丁。虽然他的双腿被锯掉,成了可怕的残废,但他依然怀着乐观精神。他甚至在自己极悲惨的境遇中,找到积极的东西。“可是我种菜顶用着呢。活重着呢,女人还顶不了。可对我算得了什么?我的手可以入地半尺深,而且我连腰也不用弯。好极了!”

这是一个积极的,有作为,值得同情的人物。可他完全是孤独的,列片丁周围的环境,跟普通农村一样,作者并没有把它写出来。

费定是一位都市诗人。他不了解农村,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写都市的一切声响,写耸入云霄的大厦,写汽车的笛声。

费定是一位文字巨匠。他长久地、审慎地、顽强地在文字上下工夫。他塑造的形象,读者不仅能看见,而且能听见。

彼得堡嗖嗖地剥落着铁屑,铁屑在屋顶上击得乱响,沙沙地落到石铺的街道上。

湿溜溜的石板路上响起嗒嗒的、进军似的、热情洋溢的响亮的碎步声。

一辆辆自行车轮带贴着白色马路,沙沙响着,向左向右驶去。

作者不但善于绘声,而且善于绘形:

一个老头子走过去,他的上身向前倾,两脚落到身后半步远。他的脚用湿透的很重的破布裹着,他留在人行道上的脚印,就像拖帚留下的痕迹。

城市的音律都表现在动中。

在格尔库列斯广场,在喷泉对面,有一道年久残破和用薄刃厚背刀挖了些洞的沉重的门。

她进门后,登上楼梯——六十七级梯阶,如果隔一级一步,那就是三十四步。